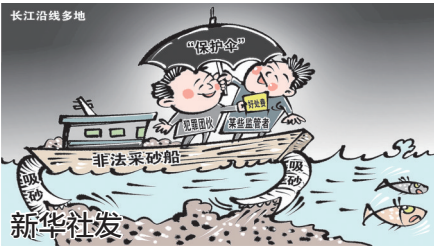


短短一小时能吸砂上千吨,“吸血虫”侵蚀长江健康…… 非法采砂船为何能顶风作案?



新华社电 一艘艘看起来毫无异常的普通货船,其实是花费数百万元改装的豪华版盗砂船;船头舱尾两个“隐形”吸砂泵开动起来,短短一个小时就能吸砂上千吨,一个晚上获利数十万元。

记者近期在长江沿线多地调查发现,暴利驱使下,部分盗砂团伙顶风作案,躲避监管,甚至阻拦执法。一些盗砂聚集点一到夜里就十分热闹,还因此出现了溃堤现象。这些非法采砂船,就像侵蚀长江健康的“吸血虫”,不仅严重破坏长江生态系统,还会影响航道、堤防和桥梁安全。

各种改装版采砂船出没,有的盗砂点已出现溃坝

各式各样的改装版采砂船、“巨无霸”运砂船、灵活的小快艇……记者近期走访重庆、湖北、安徽等地长江沿线发现,在一些地方的长江河道涉砂船舶集中停靠点,执法部门抓获的非法涉砂船舶连成一片,多达数百艘,场面壮观。

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河道采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在长江沿线多地、多部门高压整治非法采砂的背景下,部分团伙顶风作案,装备越来越隐秘,手段越来越多样,甚至还出现了高价雇佣小快艇盯梢、躲避监管等新动向。

数据显示,2020年前10个月,长航公安机关立非法采矿案907起,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561名。以近年来持续严打非法采砂的芜湖市为

例,2020年,该市抓获非法采砂船和非法运砂船200余艘,另有小快艇数十艘,数量比2019年还多些。

马鞍山市王先生说,他曾多次目睹盗砂团伙夜间盗采江砂并遭到恐吓。“我们在长江上有几艘船,他们连续多晚当着我们的面疯狂盗砂。”

记者在长江中下游一处长江干流的盗砂聚集点看到,一侧江岸已经溃堤,支流中零星停靠着小快艇,还有废弃的吸砂管。“枯水季节,这里晚上热闹得像菜市场,好几艘船一起盗砂。”常年关注长江大保护的志愿者小陈说。

非法采砂船像“吸血虫”一样侵蚀着长江的健康。

业内专家表示,盗采江砂存在多方面危害,会严重威胁到长江生

态、堤防和船舶航行安全。无序、过度采砂会导致原本平坦的河道出现大量深坑,形成漩涡,威胁通航安全;同时,还会改变河床地貌地形,导致地下水位下降,水质恶化,危及沿江群众饮水安全。

“非法采砂会破坏长江水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。改装后的豪华版盗砂船把吸砂泵一开,像个巨大的吸尘器,不光会吸走江砂,水底的小鱼小虾和水生植物也会被吸走,那一片水域的生态系统就被毁坏了。”小陈说。

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亚表示:“长江砂石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资源,无序采砂不仅破坏长江生态环境,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繁殖,甚至有可能直接毁掉防洪堤、桥梁及其他河道工程。”

整治非法采砂必须打造责任链、编织监管网

受访人士认为,整治非法采砂需要多地、多部门形成合力。

盗砂船是非法采砂的主要工具。在执法部门大力拆解采砂船的同时,一些船舶厂却在不断非法改装采砂船,新增的速度甚至比拆解还快。然而,船舶改装、航运、盗砂、江砂买卖往往分属多地,监管则分属工信、交通、水利等不同部门,仅靠一部门很难整治非法采砂。

“要整治非法采砂,必须打造责任链,编织监管网。仅打击直接盗砂,而对协助其运输、装卸、仓储、贸易、使用的行为放任不管,无法根治非法采砂。”上海组合港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徐国毅说,与盗砂全链条有关的单位都要承担起整治责任,加强信息互通、执法联动。

记者在一些沿江城市走访发现,一些地方正在利用技术手段加大打击非法采砂的力度。例如,在长江干流安装夜间可视的视频监控,基本实现对江面的全覆盖,执法人员在基地可以实时看到监控情况。再如,为执法队伍升级装备,新增灵活机动的小快艇等。

江边群众认为,必须严查长江盗砂利益链,清除充当“保护伞”的监管者,才能将盗砂顽疾彻底铲除。

此外,受访人士建议,可多用疏浚砂、机制砂代替长江河道砂,以满足市场上的用砂需求。目前部分水库、航道、港口砂石淤积严重,但由于疏浚清淤砂成本高、手续复杂,市场动力不足。应进一步简化手续,畅通疏浚砂的利用渠道,变废为宝。

盗砂违法成本很低,有监管者沦为犯罪团伙“保护伞”

一条中型的盗砂船,短短一小时吸砂上千吨,一个晚上获利数十万元,一个星期就能收回买船改装的成本。

在暴利驱使下,盗砂团伙铤而走险。他们实行组织化分工,采用技术手段逃避监管,寻求“保护伞”撑腰。与此同时,执法部门技术手段薄弱,仅靠人力难以实现对广阔流域的监管。

一位江边群众在2020年“卧底”进了一个盗砂团伙,他被安排驾驶一艘小快艇定点盯梢。据他介绍,船舶改装、盗砂、运输、销售……盗砂团伙内部有非常明确的分工;就

连盯梢这一环节,都有多人分段负责,一有风吹草动赶紧发出通知。

记者曾两次深夜跟随执法人员在长江武汉段打击非法采砂,均发现装着隐形泵的改装船借夜色盗砂。盗砂团伙一发现执法人员,就匆忙收起设备,冲滩上岸逃窜。有一名不法分子眼看无处可逃,竟连忙将手机扔到江里,企图毁灭证据。

多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,非法采砂船小型化、隐秘化、流窜作案的特点越来越明显,且反侦察能力越来越强,“不法分子作案时会派人在江面‘游弋’,甚至专人盯着执法部门的巡逻艇,我们办案经常会扑空。”

长航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,现在不法分子都很狡猾,砂船上大多是打工的,老板都躲在后面。费力查到了老板,法院顶多判个三四年。“好不容易抓了现行,却只能切割船上的非法采砂机器。与被查概率、处罚力度相比,盗砂违法成本很低。”

值得警惕的是,盗砂团伙肆无忌惮的背后,往往有沦为“保护伞”的监管者。湖北、江苏等地查处的一些大型非法盗砂案件显示,在利益引诱下,有海事、水利、港航等部门的直接管理人员丧失原则,有的私下向船主收取“好处费”,有的以“入股”之名直接参与分取盗砂利润。

福建首次发现恐龙存在的证据

清理出至少8种240余枚恐龙足迹

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福建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,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临城镇龙翔村发现大规模晚白垩世恐龙足迹群,这也是福建省在恐龙及其遗迹方面的首次发现。

该足迹群由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、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于2020年11月发现,目前已清理出恐龙足迹240余枚,包括植食性蜥脚类、大型鸟脚类、小型鸟脚类、肉食性大型三趾型兽脚类、两趾型恐爪龙类、小型兽脚类等至少8种。这也是晚白垩世大型恐爪龙类行迹在中国首次发现。

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副教授邢立达说,这些足迹尺寸长度为8厘米至55厘米不等,根据这些足迹判断,造迹恐龙的体长从1米到10米不等,在1600平方米的区域发现种类如此丰富的恐龙遗迹,对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恐龙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专家介绍,足迹群中,多种恐龙足迹保存有良好的行迹,行迹模式清楚。剖面的层面还保存有波痕、泥裂、虫迹等丰富的沉积构造和遗迹化石,显示出多种恐龙在旱季湖畔活动的场景。

